

序

老友崔统华先生《草庐经略注译》书成嘱序，台命难违，勉为之作。

古代兵书，从《孙子兵法》往下读，读到明代兵书时便会有一种感觉：无论是对于战争的总体观察，还是关于治军作战的理性认识，除少数几部名著外，大多是在重复前人已经揭示和阐述过的原则，缺少新意。而书名又哗众取宠，颇有些广告气，诸如《战守全书》、《元戎济阵风云要览》、《乾坤大略》之类，名不副实。其所以如此，因为封建社会到明代已进入后期，作为封建阶级军事的基本理论在此之前已经完成了。

然而时代在发展，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科技的进步，战争也在发展，揭示新的历史条件下战争运动的规律还大有文章可做。《草庐经略》在这方面已略现端倪，特别是在战术学上颇多新意。

试举一例，略加分析。《草庐经略》写了一百五十二个军事问题，其中有一个是“突击”。今天军语中也有“突击”，意思是集中兵力对敌实施迅速而猛烈的攻击。《草庐经略》是这样说的：“将谋用密，攻敌欲速，是以兵家贵突击焉。乘人不备，遴选死士，冲突而前。其兵用少不用众，将必骁，士必勇，心必一，气必锐，力必蓄，敌必近。所谓近者，敌至三十步外，方始突之；远则敌既见而有备，我气竭而难入。势如旋风，疾若决机，或突其前，或突其胁，有进无退，使敌仓皇惊怖，无所措手。斯无坚不入，无阵不乱矣。”

十分明显，“将必骁，士必勇，心必一，气必锐，力必蓄”就相当于要求集中兵力兵器；“势如旋风，疾若决机”等语就相当于要求迅速而猛烈地打击敌人。古今军语的契合，在军事学术史上

165187

京新登字117号

草庐经略注译

崔统华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一二〇二工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10.875印张220千字

1992年6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065-1884-8/E·978

定 价：5.50元

社编号01—0099

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它说明战术学在明代已有了新的发展，深入到对作战方式的具体分析和归类。同是一个“击”字，它区分为突击、邀击、横击、夹击、反击、掩击等等，内涵愈来愈丰富，战术愈来愈细密。而过去那些词义含蓄、语义模糊、外延宽阔的军语，诸如奇正、虚实、刚柔、阴阳、全破等等“形而上”的用语，因其在现代战争中无法把握而失去了其存在的生命力。

今天我军的军语划一工作，由军事科学院主持制定，1982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印发了试行本。从军事学术史的角度考察、研究古今军语的源流关系，《草庐经略注译》不失为一部参考书；至于学习和研究古代兵法，统华先生此书更是第一部注译《草庐经略》的佳作。是为序。

吴如嵩

1992年3月15日于北京

前 言

《草庐经略》，出自明代末年不知姓氏之人的手笔，是论述中国古代军事的一部专著。全书12卷，皆无卷名；但12卷所含152节皆以军事用语命名。各节先是论证剖析，展示作者的精辟见地，其中或引用兵家名言以为据，或论述实战经验教训以儆戒后来人。论述之后，再引用历史上战争旧事加以佐证，以构成各节内容。

全书论及军事各个方面。在军事训练方面，提出慎选招募对象与训练内容的明确要求；对士卒爱抚关切与严明纪律、同要求士卒战不旋踵之间关系，军容军令威严整肃与震慑敌军士气的关系，各兵种的组织和联合训练，同检验它们在实战中显露出来的优点与不足等问题都有论述。在选将任贤方面，论述了将帅的军事素质与品德修养，同战争胜败和国家安危之间关系。在军事谋略方面，论及通晓兵法理论与谙知战争实际，料敌与审己，多谋善断与刚愎自用对战争胜败的影响。在战术方面，论述了是单兵种作战还是多兵种协同作战，奇正与虚实，主动与被动，进攻与后退，坚守与突击，先击强或先击弱，等等。另外，该书对向导、间谍的使用，天候、地形、路途远近等军事地理因素以及后勤保障供给对夺取战争胜利的关系的论述都颇有见解。以上诸多方面都展现了作者不仅对兵家理论、历史上的战争原委有相当了解，而且有从一定的战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独到之见，并非全然纸上谈兵。时代不同了。所以今天我们对待该书，只取其精义所在，而不拘泥其语词。尤其作者由于时代局限和认识局限，一些管窥、偏颇之见，在所难免，至于糟粕部分，理应摒弃。

作者在各节中所引用的历史战例，不仅为了用来佐证其论点之精当，亦有力图填补历代兵家名著在论述上缺乏战争事例以供人们深入理解这一缺陷。但有的内容情节，同有关文籍的记载颇有出入，甚或讹误。兹举数例。如卷三第29节《号令》所引“周亚夫军细柳”段，“已而至细柳，先骑曰：‘天子且至！’……”据《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应作“已而至细柳军，……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先驱曰：‘……’”。“细柳”后“军”字不可省，“天子先驱至”之前的语句可省，“天子先驱至，不得入”则不可省，这八个字正说明周亚夫军令之威严。“先驱”不可误作“先骑”，因为无意义。再如卷六第64节《主兵》所引“韩信攻赵”战例，原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其中数处重大遗漏，造成李左车劝说成安君所陈述的利害关系很没有力量。又如卷九第100节《薄险》所引“宋襄公及楚人战”一例，不仅把地名误作“澠水”，而且对战争过程的描述，同《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记载相比，差误不小。当然，除作者引书时不核查原书造成失误，还可能有抄写、镂板过程中发生的错误。这类问题，凡是我能够发现的，或有改正必要的，都做了改正，在原句处加以说明，并用圆括号标之。

该书原署“明·无名氏撰”。它在论述到明廷事时用“国初”、“国朝”，称朱元璋用“高皇帝”，对朱棣称“文皇帝”，对朱见深称“宪宗”，概用庙号，对官吏除直呼其名外，或附封爵，或附职官之称。作者该是明代人无疑。如果进一步考查其生活年代，根据“戚继光自浙奉命平福建倭贼，……开牛田之倭”的论述（见卷四第49节《尚秘》），及“此戚继光、俞大猷所屡试而屡效，尝言之者”的论述（见卷十二第148节《御倭》），作者该是了解到戚有平定倭寇之功。戚曾先后两次奉命由浙江率兵进入福建，击败倭寇，时在嘉靖四十一年、四十二年（1562、1563年），因屡建军功，进都督同知、福建总兵官。“开牛田之倭”战役，是戚第一次入闽击倭取得的胜利。可是在卷十二第145节《备边》里，却只字未提戚继光在加强明廷北部边防所取得的丰功伟绩。穆宗隆庆二年

(1568年),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今天津蓟县)、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明史·戚继光传》)在职16年,“蓟门宴然”(同上书),深受明廷倚重。或许作者未及见到。从上述情况推断,作者盖生活于嘉靖、隆庆、万历初年间。

标点、注释所据《草庐经略》本,为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粤雅堂丛书》本(以下简称《丛书》本),其跋称:“按是书为曾勉士广文所藏抄本,未知撰者何人。”在工作过程中,又见上海申报馆据“《丛书》本”用仿聚珍版排印本(以下简称“申本”),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室收存清人汪曰桢藏《草庐经略》抄本(六卷,也是152节,以下简称“汪本”)。从“汪本”封面题记可知,乃好兵书者于道光十二年旅居广州时,借得“羊城曾勉士家藏”抄本,倩人抄成二部,“以广其传”,由于“勉士索原本甚急,未及校对,为恨事耳。”“申本”据“《丛书》本”,而“《丛书》本”及“汪本”皆出自“曾勉士家藏”抄本。惜未得见该书,无从据以校勘。此外尚有北京图书馆藏抄本,卷、节皆同“汪本”(但不是那“二部”之一)。乃对以上四种本子部分抽校,《丛书》本误者,其它本子或误或不误,或前者不误,后三种有误有不误(分析语句及所引历史战例史实部分)。考虑到“《丛书》本”较为普及,更便于读者据以查核标、注中不妥及失误之处,故据“《丛书》本”。

《四库全书》未收此书,张之洞《书目答问》把它列入子部·兵家类,注称:“明,失名人。粤雅堂本。”张氏在《书目答问·略例》中称:“多传本者举善本,未见精本者举通行本,未见近刻者,举今日见存明本。”他或许是未曾见到康熙、乾隆时诸抄本(见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以及“汪本”呢?还是“《丛书》本”在当时(《书目答问·略例》写于光绪元年——1875年)已成为“通行本”了呢?

因水平所限,标点、注释定有错误,希方家、读者批评指正。

崔统华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1991年12月

说 明

《草庐经略》是明代的一部重要军事著作，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本书为建国后首次出版。由于原文不难读懂且篇幅较长，所以只加注释，未附译文。为统一《中国古代兵法译丛》各书的风格，本书仍叫作《草庐经略注译》。

目 录

前言	(1)
卷一	(1)
1. 操练	(2)
2. 丁壮	(5)
3. 精器械	(8)
4. 习技艺	(9)
5. 教部阵	(12)
6. 训将	(16)
7. 忠义	(19)
8. 任贤	(20)
9. 拊循	(24)
10. 军刑	(26)
11. 军赏	(28)
卷二	(33)
12. 将谋	(33)
13. 将勇	(36)
14. 将勤	(38)
15. 将让	(40)
16. 将信	(42)
17. 将廉	(44)
18. 约己	(47)
19. 戒骄	(50)
20. 责己	(52)

21. 受善	(54)
22. 致身	(57)
23. 一众	(60)
24. 选能	(61)
25. 料敌	(63)
卷三	(66)
26. 远略	(67)
27. 战权	(69)
28. 部分	(72)
29. 号令	(76)
30. 军容	(77)
31. 誓师	(78)
32. 阴阳	(80)
33. 禁祥去疑	(81)
34. 矫言定众	(83)
35. 假托鬼神	(84)
36. 粮饷	(86)
37. 屯田	(87)
38. 谨粮道	(90)
39. 因粮于敌	(91)
40. 地形	(92)
41. 诡譟	(94)
卷四	(97)
42. 恩信	(98)
43. 果断	(100)
44. 持重	(102)
45. 迅速	(103)
46. 贵和	(105)
47. 尚暇	(108)

48. 尚静	(110)
49. 尚秘	(111)
50. 尚忍	(113)
51. 尚整	(115)
52. 治力	(119)
53. 治气	(120)
卷五	(124)
54. 用众	(125)
55. 用寡	(127)
56. 正兵	(129)
57. 奇兵	(132)
58. 车兵	(134)
59. 骑兵	(138)
60. 步兵	(140)
61. 进兵	(143)
62. 退兵	(145)
卷六	(148)
63. 客兵	(149)
64. 主兵	(152)
65. 形人	(155)
66. 虚实	(157)
67. 击虚	(159)
68. 避实	(162)
69. 立营	(163)
70. 军号	(166)
71. 斥埃	(167)
72. 间谍	(169)
73. 向导	(171)
74. 督战	(173)

卷七	(175)
75. 救援	(175)
76. 攻营	(178)
77. 袭人	(180)
78. 致人	(182)
79. 伏兵	(186)
80. 防伏	(188)
81. 游兵	(189)
82. 疑兵	(191)
83. 招抚	(193)
84. 受降	(195)
卷八	(198)
85. 禁暴	(199)
86. 逐利	(202)
87. 乘胜	(203)
88. 应卒	(205)
89. 因势	(207)
90. 出困	(209)
91. 严备	(210)
92. 内应	(212)
93. 安众	(213)
94. 愚众	(215)
95. 虚声	(217)
96. 先声	(219)
卷九	(221)
97. 击强	(221)
98. 击众	(223)
99. 度险	(225)
100. 薄险	(227)

101. 守险	(228)
102. 夺险	(230)
103. 筑险	(232)
104. 间道	(235)
105. 误敌	(237)
106. 怒敌	(239)
107. 饵敌	(246)
卷十	(243)
108. 疑敌	(244)
109. 骄敌	(246)
110. 懈敌	(247)
111. 饥敌	(249)
112. 待敌	(250)
113. 薄敌	(253)
114. 离敌	(255)
115. 追敌	(258)
116. 蹊敌	(261)
117. 班敌	(262)
118. 火攻	(264)
卷十一	(267)
119. 水战	(268)
120. 山战	(271)
121. 隘战	(272)
122. 野战	(274)
123. 夜战	(276)
124. 暑战	(277)
125. 雨战	(278)
126. 风战	(280)
127. 烟战	(282)

128.分战	(284)
129.迭战	(285)
130.死战	(286)
131.逆击	(289)
132.必战	(291)
133.邀击	(293)
134.横击	(294)
135.夹击	(295)
136.反击	(296)
卷十二	(299)
137.首尾击	(300)
138.击后	(302)
139.掩击	(303)
140.突击	(304)
141.制突	(306)
142.先击强	(307)
143.先击弱	(308)
144.用弩	(309)
145.备边	(311)
146.御戎	(313)
147.平蛮	(318)
148.御倭	(321)
149.平羌	(323)
150.平盗	(325)
151.定乱	(328)
152.居功	(331)

卷 一

《草庐经略》作者把练精兵、择良将放在全书的首卷首篇加以论述，其用意盖在于，这是军队建设中至关重要的两个问题。

“士卒孰练”，《孙子》把它列入“知胜负”的“七计”；“兵务精不务多”，则是五代后周世宗柴荣对他亲自指挥的高平之战胜利的经验总结。柴荣的论点及其功效，司马光予以充分肯定：“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资治通鉴》卷292，中华书局1956年版，9519页）历代名将亦无不倾其全力认真对待这一问题。如《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所提出的练兵原则，是戚继光毕生的心血结晶，是“戚家军”所向无敌的根本所在。

将官军事素质和政治素质高下，对夺取战争胜利与保障国家安危，关系甚大。自从《孙子》提出“将者，智、信、仁、勇、严”，而“将孰有能”又是“知胜负”的“七计”之一，尔后，诸兵家名著无不列专篇加以阐述。如《吴子》有《论将》，《六韬·龙韬》有《论将》、《选将》、《立将》等篇；而在《三略》，则把选将任贤这一思想贯串全书始

终。作者对良将的选择，重视“忠义”政治素质，没有孤立取其军事才干，这在那个时代该是宝贵的。

1. 操 练

从古国家巨弊，莫巨乎平时武备废弛①，卒闻有警②，招募而即使之战也。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③。”夫不教之民，尽市民也。即韩淮阴之出奇④，岂驱市人而战乎？予谓操练不可不讲也。然观今时操练，虽穷年无益于事⑤。旗帜虽有，不谙指挥⑥；金鼓虽有⑦，不晓进退；器械虽有，不堪攻击；部阵虽有，不识奇正⑧；士卒虽有，不汰老弱；手足虽有，不习技艺；将帅虽有，不精兵机。惟窃操练之名，模仿故事⑨，而分立，而奔走，而喊噪，有同儿戏。将官据高案而视之，亦不知何以趋跄⑩，如斯殊可叹也！夫操练之法，在士选、器械、教师咸备⑪，三令五申，驱而用之，必能临阵杀贼，为国报效。第操之云者⑫，非止操步阵也，操其技艺，使之精熟；操其耳目，使之不惊；操其心志，使之不乱；操其胆气，使之外不畏敌，内不爱身。故万人可操，百人可操，虽数人亦可操。必使弱士可为贵、诸⑬，百人可当万众，此操之最上也。夫善操之将，即善战之将。三军平素爱如父母，畏如神明，上下之情相通，兵将之法相习，故可与蹈汤火，可以赴深溪矣。然而国有此臣，善将将者，便当谅其心迹，责其后效。假令谤篋心疑⑭，息壤易信⑮，操之一人，用之又一人，兵不识将，将未必贤。临事易将，兵家之忌也。

久任成功，其昔人所贵乎？

操之之法，操器甲，习攻击，尚矣。而所谓操其胆气心志者，古之人尝试之。昔者，阖闾试其民于五湖，剑刃入肩，流血被体，民不惧而后用之。句践试其民于寝处，民争入水火，死者千余，遽击金而退之。此岂好死而恶生哉？鼓舞振作之效也。

国初，两淮郡县，多为张士诚所据，高皇帝欲取之。乃命镇抚居民，率将士分队习战，胜者赏银十两，其伤而不退者亦勇敢，赏银有差。且偏给酒饌劳之，仍赐伤者医药。因谕之曰：“刃不素持，必至血指；舟不素操，必至倾溺；弓马不素习而欲攻战，未有不败者，吾故择汝等练之。今汝等勇健若此，临敌何忧不克？爵赏富贵，惟有功者得之。”顾谓起居注詹同曰：“兵不贵多而贵精，兵而不精，徒累行阵。近闻募兵多冗滥者，故特为戒之，冀得精锐，庶几有用也！”

鼓舞之道，固难悉数，而贵勇贱怯，尤属先图。诚于勇鸷绝伦之士，贵而爱之，礼而重之，恩出异常，事经破格，当者思奋，闻者景附。古人式怒蛙而勇士至，齐桓引车避螳螂，以其似勇士而礼之。夫其似者犹且礼遇，故南征锋不留行焉。夫鼓舞士卒不爱其身，而能杀敌者，以其所好，易其所恶，坚其所好也。

武侯《兵要》曰：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役，智者为谋主。器械锋锐，甲冑坚密，则人轻其战。进有赏，退有刑，行有信。进不可当，退不可追。虽绝成阵，虽败成行。其众可合而不可离也。

【注释】

① 乎：在本句中用作介词，在形容词“巨”之后，以引进比较的对象，可译作“比”。

② 卒：通“猝”，突然。

③ “孔子曰”三句：使用不曾受过军事训练的民丁去作战，这叫做随意糟蹋生命。语出《论语·子路》。

④ 韩淮阴之出奇：韩淮阴，即韩信（？——前196年），因于汉高祖刘邦六年十二月，以谋反罪由楚王降为准阴侯（史称韩淮阴），并被软禁于首都长安。十一年，以谋反罪，被杀，夷三族。为西汉初著名军事家。初属项羽，因不受重用，归附刘邦，又嫌职位低下而逃离，经萧何追回，力荐于刘邦，得拜大将军。向刘邦提出平定三秦（前206年，项羽进入秦都咸阳后，大封诸侯，三分秦关中地，封秦降将章邯、司马欣、董翳三人为王，据有其地，史称“三秦”），夺取关中，以此为基地，与项羽抗争的战略决策。尔后展开的楚、汉相争形势，基本是按此进行的。从汉刘邦二年八月到四年十一月，韩信率兵东渡黄河，率主力偷渡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败魏军，俘魏王豹；东出井陘（今河北井陘东），运用“陷之死地而后生”计策，背水一战，斩陈余，俘赵王歇；又采用“佯不胜，还走”，乘敌军“大半不得渡，急击”等战术，大破齐、楚联军20万，击杀楚大将龙且。“出奇”，盖指这三大战役所显示韩信之谋略。

⑤ 穷年：从年初到年终，指时间长久。穷：尽，终了。

⑥ 谙(ān 安)：熟悉，通晓。

⑦ 金鼓：指行军作战所用的钲、铙、皮鼓等。击鼓激励奋进，鸣金以示收兵。《荀子·议兵》：“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

⑧ 奇正：指奇兵、正兵。中国古代军事术语，对兵力的战术运用。一般指担任正面进攻的为正，侧后迂回攻击为奇，明攻为正，暗袭为奇；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采用突袭特殊战法为奇。参看郭化若《孙子译注》（1984年9月，上海古籍版），吴汝嵩、